

一之書叢科百緯經

**記 後 神 搜**

---

**編 傑 士 陳**

---

三 行 發 局 書 緯 經 海 上 三

一之書叢科百緯經

記 後 神 搜

校 傑 士 陳



行 發 局 書 緯 經 海 上

# 搜神後記

全一冊 實價六分

編輯者：陳士傑

出版者：經緯書局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交通路口  
經緯書局發行所

郵售處：上海海甯路高壽里六十七號  
經緯書局郵售部

各大書局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 搜神後記

## 搜神後記

1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墜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棋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

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口口。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二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如有殼如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聞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

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漁人姓黃名道真)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麟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

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木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鷗尾。石室數十所。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傍。臥時。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虻去。潛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鬣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



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嘗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蓄。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客。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

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卽驢物如故。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

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牀。張二角各覆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罌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罌之意。璞云。撒罌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柘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

傍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歔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瘥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尙此超病愈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程咸（一作程武）字咸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于世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

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瓮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瓮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於水底。爛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於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楫棹船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廬陵巴丘人文晁（一作周冕）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日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獲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巾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知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爾。於君家大不吉。僕尋爲君取此。

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俱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從。頭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百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盜俱隕。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癥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鰲。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鰲口。悉無損動。乃係鰲於床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鰲。鰲乃惶駭。欲疾走避溺。因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鰲上。須臾便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服。升餘白馬溺。病豁然愈。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卽覺心中淡淡（或作潭潭）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長

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爲不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如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此物噲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問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斛二（二或作茗）瘕。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卿爲卒。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晡時。桓忽中惡腹滿。就梅索麝香丸。梅聞。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常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來詣其門。便相

向辟易欲退却。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云。當與三歲。天明子魚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果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白馳其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愈。

董壽之被誅。其家尙未知。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之都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血數升。而壽之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凶問。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



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顛復路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廐中。夜夢見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今已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乃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又次肩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尙虛爾。卽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尙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乃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辭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飴一盤。